

葉聖陶集

1



叶圣陶集

第一卷

穷	愁
---	---

隔	膜
---	---

火	灾
---	---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叶圣陶集. 第1卷/叶圣陶著.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4. 11

ISBN 7-5343-6035-8

I. 叶... II. 叶... III. ①叶圣陶(1894~1988)一文
集②编辑工作一文集③出版工作一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4400 号



叶圣陶先生

1894—1988

1984年 靳二平作·油画



作者与夫人胡墨林 1920年摄于角直

1919年夏，作者自城内濂溪坊迁居角直，胡墨林受聘任五高女子部教员。可见当年苏州不但中学男女分校，小学也男女分班。

胡墨林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曾执教于南通女子师范学校。1912年由她的二姑母作主，与作者订婚，1916年八月结婚，1918年四月生长子至善。

作者摄影时才廿五岁半，还不到蓄髭的年龄。当时习俗，父丧未满一年，不得理发修面。作者的父亲是去年五月过世的，因而唇髭长得又黑又硬。



甬直苏州五高全体教员

1917年初，作者被老同学王伯祥、吴宾若两位说动，去水乡甬直，于苏州第五高等学校试行基础教育改革。初夏，全体教员在校后鲁望祠花园里摄了这幅合影。

从照片上看，作者坐在左首第二。王伯祥站在他身旁靠前，也穿的马褂。站在中间挺丰满的是吴宾若，他担任校长。

其余七位，从左首往右数，是殷康伯，孙鑑平，朱韞石，沈君宜，徐毓才，董志尧，陈咏霓。



“伊和他”

1920年春天，五高开恩亲会，请学生家长检查教学成绩，观看文娱体育表现。胡墨林把宝贝儿子也抱去了，在操场上拍了这张照片。后边的屋脊是当年的保圣寺。

在作者早年小说、散文和诗歌中，这母子俩经常出现，有时当配角，有时竟成了主角，如小说《伊和他》、《地动》，如新诗《成功的喜悦》、《拜菩萨》。

五十五年以前,我在这里当过几年教师,今年五月十六日再到这里来,感觉特别亲切。祝愿全体同学认真学习,三育并进。祝愿全体老师以身作则,善教善导,促进同学们的全面发展。一九七七年十月 叶圣陶 墨

给角直小学的祝辞

这次到角直,“感觉特别亲切”,作者说的决非虚话。是在这儿作了教育改革的试验,他才奠定了终身服务于教育的志趣;是在这儿接触到了真正的种田人,他才有可能及时在作品中反映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困苦;也是在这儿,在这个偏僻的水乡,借助于书报和信函,他热烈地参与了鼓吹民主和科学的五四运动。

第一卷目录

穷 愁

玻璃窗内之画像·····	3
穷 愁·····	8
博徒之儿 ·····	16
贫女泪 ·····	21
孤宵幻遇记 ·····	26
瓮牖顽梦 ·····	30
终南捷径 ·····	35
良心上之敌忾 ·····	38
一贫一富 ·····	43
某教师 ·····	49
灵台艳影 ·····	52
倚闾之思 ·····	58
我心非石 ·····	65
旅窗心影 ·····	78
春宴琐谈 ·····	85
附录:《穷愁》编后(叶至善)·····	97

隔膜

这也是一个人·····	101
春游·····	105
两封回信·····	108
欢迎·····	111
伊和他·····	116
母·····	119
阿菊·····	124
一个朋友·····	131
萌芽·····	135
恐怖的夜·····	139
苦菜·····	150
隔膜·····	158
阿凤·····	166
绿衣·····	171
小病·····	176
疑·····	179
潜隐的爱·····	184
一课·····	194
附录:序(顾颉刚)·····	200

火灾

晓行·····	213
悲哀的重载·····	221

脆弱的心·····	231
饭·····	236
义 儿·····	244
云 翳·····	253
乐 园·····	262
地 动·····	267
旅路的伴侣·····	272
风 潮·····	283
被忘却的·····	289
醉 后·····	298
祖母的心·····	305
小蚬的回家·····	314
火 灾·····	317
小铜匠·····	325
两 样·····	332
归 宿·····	340
附录之一:扉页题词(俞平伯) ·····	348
附录之二:序(顾颉刚) ·····	349
编后记(叶至善)·····	354

窮

愁



玻璃窗内之画像

陶子晋者，毕业于医学专门学校三年矣。为人潇洒风流，丰姿尤俊逸，皎如玉树临风。去年春，广济医院主人聘之任院务。一时颂声相应，谓陶医生神技，能洞见五脏症结，当是秦越人再世也。主人耳众誉，益重子晋，擢为院长。

子晋常以晨八时莅院，夕则返宿于家。其间距才两巷，故往还恒以步。两巷衔接处，有日本人设山本照相馆。屋颇暗陋，略无缀饰。唯艺术极精，故玻璃窗内陈列之照片几满。顾绝弗整理，靓妆佳丽，傍或骈以衰颜黄耆。行人过之，每驻足凝眸，意谓若个老翁何修获此，乃于画里偎傍香泽也。子晋固终岁经此者，然亦弗之傍睇，某肆某家，且可闭目以数。盖审熟极矣。

一日晨，子晋洗餐既已，匆匆赴院。经山本馆，三数人方指玻璃窗，相与笑语。唾沫飞溅，目迷如醉，狂奴姿态，颇堪发噱。因亦回头顾盼，见窗内新陈一丽者半身画像，像高及窗腰，笔工精妙绝伦。丽者云鬟微松，眼波欲滴，柔荑支口，若有所思；御轻罗衫，雅称身材，窄不切肌，宽不飘举。子晋念是谁家女郎呈此色相，吾自具双目，乃未见有美于此者。更思既有此明艳端丽之画像，彼污浊之老儿男子自当摒弃，即余诸女像亦形粪土。馆主人斥彼进此，固别具美术之匠心。人谓其不

善缀饰，殆犹未当焉。

子晋既到院，坐医室中。客稀事简，辄闭目追念适之所见，以为厥味至甘。顾镂于脑者犹浅，即其忆起也良弗易。精思良久，亦仅得仿佛。忆眉则遗目，记颊而忘唇，欲寻味其全美，苦莫能得。度今夕返家，山本馆阖矣。如愿以偿，其在明晨乎。夕宿于床，犹凝神冥想，冀此画里美人突然现于心目，解佩赠芍，伴此清宵。然何可得耶？

翌日晨起，倍早于常，整理修饰亦倍急。家人弗测其怀，谓殆将诊人家危病也。行尽一巷，山本馆已启，丽者之像犹俨然居窗内。子晋喜极，不欲雾里看花，遂出手巾清其双目，而后振顿全神，注定卿卿谛视。亡何，渐得理解，以为渠依美丽，摄于双眸，而蛾眉樱口，云发桃腮，复一一足以副之。第不知含羞凝睇，将何所思耶？画工艳福良堪羨，乃得平视容颜，端相姿态，而调铅研粉，为渠勾描。吾亦吟“甘隶妆台伺眼波”之句。然彼美人心里，何曾知有陶子晋其人哉？

自此子晋到院，必驻山本馆窗前，视画像也。盖未抵窗前，而头已右顾；已抵窗前，而足遽收步，胥成自然之习惯。苟拂此习惯者，心必弗适。而此画像似颇存神秘，迴目偷窥，如窥子晋；澄波送笑，如笑子晋。虽并时观者或数人，而美人似都弗之注及。子晋私心窃喜，画里真真，独垂青眼。所懊丧者，不能令推窗出耳。因此医事之暇，动涉遐想。以为苟侦得美人姓氏里第者，或微有端绪之可寻。顾访诸亲朋，颇难启齿。叩于画里美人，第笑而弗言，意似谓儿家门巷，何劳君知也？

某晨，山本馆弗启。门上新糊召租一纸，浆痕犹湿，谓照

相馆已迁去，欲赁此屋者，可诣主人所论价也。子晋心头大震，双目突张，眼珠几夺眶而出。玻璃窗所障既去，可窥见室内，室内乃空无一物，倩影亭亭，都无痕迹，重来崔护，依旧桃花，人面不知何处去矣。及坐医室中，吁叹频作，精散神越，若丧魂魄，诊视疾病，几忘其囊技。同事谓院长病耶，则漫应之。庭花红绽，绿树阴圆，宏丽之建筑，明净之医室，他人以之发吟情抒怀抱者，子晋当之，都如愁天惨域，黯雾迷云也。明晨到院，犹踟躅空屋窗侧，冀或有遗钏堕钗，留与寻拾耶？然此想亦痴绝已。

俄一肩輿自远来，子晋背空屋窗以避之。輿内坐一女郎，前帘高卷，可望见其鬓发。逮近身，子晋骇然，盖輿中女郎即昨犹居窗内之画中也。女郎流波一笑，輿已疾驰而去。子晋忽若感电，竟体酥麻。两目如铁受磁，逐輿并远。及輿弗见，始悟己木立街头。视時計，针指八时半。到院后时，破题儿第一遭也。

天女呈身，容光焕艳，子晋虽眼福靡常，已神韵毕得。转嫌山本之画犹多劣笔。微启瓠犀，含情一笑，此又岂画师所得描绘？子晋竭想之殷，竟得领略其真。高唐入梦，嗤其迷离；兜率生天，甘迟十劫矣。

自惊艳后，子晋遂移其所以念画中人者念輿中人。然日来晓途之间，画与輿两皆弗见。顾空屋之明窗，叹物迹而人远；瞩高轩之遥过，惜人面其已非。最恨当时，輿夫无赖，乃弗税驾须臾；更恨职务羁人，否则随輿俱去，或可得美人里第。倘渠所居为一角红楼，而绮窗间时有鬓光钗影者，则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相思渴病，岂不因而消除耶？方思念间，侍者

进曰：“翠云巷某氏适以人来请医生，视其家姑娘之病。病象绝危，须即赴也。”子晋意微愠，以为此病人殊可憎，乃断我妙曼之思。即命侍者集舆夫，已则理其药笼医具。须臾，登舆出院。舆夫皆好身手，举步如飞。过喧市，遥见一山本馆之商标。子晋心动，瞬息抵其门，见馆址较前已不侔，极崇鬯华丽之致，而挂壁之画片中，美人像固巍然在焉。急侧首顾盼，藉慰相思。然才接容光，山本馆已向后驰去。

舆抵某氏，一十余年儿出迓，谓“家姊以晨罹病，昏厥已屡，今犹未醒也。”旋导入绣闼，帘幕低垂，帐幔深掩。旁坐一中年妇，愁眉紧锁，时闻叹息，殆病女之母。见子晋至，遽启帐呼曰：“医生来诊儿矣，彼能令儿速痊也。”然弗闻应声。子晋顾视枕上，而头脑顿腾跃不已，眼眶狂热，几于发火，第见千万金花缭乱舞飞于前，而足以不进。盖颓然卧枕上者，即山本馆之画中人，亦即街头一见之舆中人也。流眄倩笑于舆中，十数日间耳。山本馆丽影，适之所见，亦无恙也。是何恶魔，而令为一息恹恹之病潇湘耶？想望斯人，蓬山修阻。一朝重见，宁非良缘？然重见乃于病榻昏沉之际，子晋能不魂摇心碎哉？

中年妇旋招子晋曰：“医生请坐此，诊吾儿脉。”其时已抱女一臂出于衾外。子晋乃勉自镇摄，就床前坐。见女衣淡红里衫，袖缀钻扣一行。其母方为一一解之。目紧合，当日眼儿媚，弗知何去。容颜亦惨暗无光，远逊舆中之时。即画里丰姿，且只余一二。子晋凄然，默念曩谓再接芳容，除非梦里，今乃坐子床头，且将握子纤腕，此则谁豫料耶？视女春葱，犹无婚姻之约指，则复窃喜，以为门墙姓氏，一一心头，子病就痊，